


大愛遠征

——記澳洲內陸牙科義診(上)

撰文/陳美舜 圖片提供/文發處



二〇〇一年二月，旅居南非東倫敦十三年的台商黃耀南，帶著妻子蔡照滿和一兒一女，舉家遷居到澳洲的陽光之都——布里斯本(Brisbane)。

黃耀南夫婦是已經受證的慈濟委員，到了布里斯本，立刻找到慈濟聯絡處報到歸隊。因為暫時賦閑，所以有全部的時間投入志工的工作。第二年，即被推選為布里斯本慈濟的負責人。

「在這個人間天堂，慈濟能做什麼呢？」黃耀南積極的去尋找「福田」，讓大家來「耕耘」。



一群優秀的台灣之子，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牙醫陣容，而且願意深入內陸最缺乏牙醫的荒漠去。

有一個基督教的慈善團體在發放，物資豐富，規模很大；但是獨缺提供醫療服務。正好慈濟團體裡面，有許多慈青已從醫學院牙醫系畢業。

「我們可以提供義診。」慈青學長盧威程(Patrick Lu)和大家討論後，毛遂自薦。基督教團體很高興，要慈濟提出企劃案。但是當他們看到「佛教」的字眼時，卻很委婉的拒絕了。

慈青——慈濟大專青年聯誼會，是一個全球性的社團。布里斯本的慈青大多是十幾歲時就到澳洲求學，然後考上醫學院的台灣學生。因為一般醫科名額極少，大部分學生都選擇讀牙醫。陸續畢業後，形成龐大的陣容。這一群優秀的「台灣之子」，都不超過三十歲。

綽號「滷蛋」的慈青學長盧威程一直有個心願，就是讓學有所成的慈青回饋



社會。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接觸到了昆士蘭省(Queensland)衛生署口腔保健科的負責人羅斯·馬卡斯特(Ross MaCaster)，因而了解內陸地區牙醫極度缺乏。

「昆士蘭省幅員廣大，政府可以提供設備，但合格的牙醫師不願意到內陸的荒漠去。」黃耀南說：「有些地方只有護士，沒有醫師。就是有，也多是印度或巴基斯坦人，政府跟他們簽兩年合

同，讓他們住在各地乾旱內陸，在偏遠的醫院或診所行醫。」

因為地方太大，方圓幾百公里只有十幾戶人家，因此巡迴的牙醫師來，只能住個一兩天，下一次恐怕還要等好幾年才能再盼到醫師來。

「內陸還有一種『飛行醫師(flying doctor)』，就是如果有緊急醫療或較重大疾病，需要醫師，可以呼叫他們。」黃耀南說：「『飛行醫師』自己駕駛單人小飛機，飛到較大的村鎮，再用汽車接駁到患者的家去。」

澳洲是人盡皆知的天堂，但是內陸卻是「天堂的邊緣」，醫療如此匱乏。因此當負責昆士蘭省廣大鄉村地區口腔保健的羅斯知道慈濟可以有牙醫去義診，喜出望外，大力促成。

自二〇〇二年七月起，每年兩次的義診，已進行了五次。北到內陸靠近南回歸線的多妹吉(Doomadgee)；還南下到澳洲最南端，接近南極的離島塔斯馬尼亞(Tasmania)去。

一千五百公里之外

第一次牙科義診，羅斯申請到一萬澳幣(約二十五萬新台幣)的經費，但是只限給醫護人員的機票和食宿；志工不能隨行。

「我們自費總可以吧！」黃耀南急了：「慈青醫師都還年輕，去那麼遠，沒有師姑、師伯照顧，怎叫人放心呢？」

從布里斯本到昆士蘭中部最大的鎮龍瑞奇(Longreach)約一千五百公里，光是搭飛機要三個多小時；如果訂不到機位，搭巴士就要十五至十七個小時。

到了龍瑞奇，採購了一些食物和日用品，兩位醫師加上兩、三位助理與志工成一小隊，就分別再開車到需要義診的鄰近鄉鎮去。說「鄰近」，一趟最少也有兩、三百公里。

首次義診在阿爾法(Alpha)和阿拉妹(Aramac)，人口都只有兩百多人，當地的醫院比起台灣鄉下的衛生所還簡陋。

「對貧苦的居民而言，農作物和牛羊是最重要的。」護士說：「至於牙齒，痛起來只好自己用鉗子把牙齒拔掉；或服用止痛藥。」

「一個小孩，吃了半年的『普拿疼』。我們的牙醫來了，一針扎下去，膿和血一起噴出來。」黃耀南說起這個故事，還是心疼得不得了。

因為器材缺乏，兩地要隨時相互支援。黃耀南和羅斯開著車，在相隔三百公里的阿爾法和阿拉妹之間奔馳。難得有醫師來義診，羅斯再三交代：「拔牙！拔牙！拔掉就永除後患，下一次等到醫師來，不知還要等幾年。」

志工忙著消毒器械、洗X光片；在櫃檯招呼病人、介紹慈濟；還要拍照、錄影、居家訪視……醫師和助理為了多看些病人，把用餐時間都省下來了，肚子餓時只塞幾片餅乾，喝喝水打發。直到半夜，大家才吃一頓名符其實的「晚



大家在機場迎接義診結束歸來的「遠征英雄」，這些英雄們雖身體疲累但仍神采奕奕，定是精神大豐收。

餐」。

義診四天結束，搭機飛回布里斯本已晚上九點，全體慈濟人在機場列隊迎接這一團的「遠征英雄」。

攝氏五十度大考驗

因為放不下遠方的病患，隔了五個月，義診隊再度踏上「天堂的邊緣」，十二月，南半球的盛夏。這是第二次的義診之旅。

「第一次義診之後，昆士蘭省不再補助經費，團員全部自掏腰包。」黃耀南說：「第二次除了阿爾法和多妹吉之後，還到疆達(Jundah)和溫多拉(Windorah)。」疆達又稱「女人鎮」；溫多拉又稱「巨魚鎮」，鎮上一半以上是原住民，以農牧維生。這裡長年乾旱，沙塵暴不斷，前一年年雨量只有五

十六公釐，大部分居民被迫賣掉牛羊，或遠離家園到有水草的地方去。

「昆士蘭沙漠有一種樹，叫做 Magee，一天只要五滴水就可以活，但是也被砍掉去餵牛羊。」

義診那幾天，氣溫高達攝氏四十六至五十度，

不但挑戰志工們的體能極限，也讓兩部診療車連續發生故障。

因為電力不足，診療車的冷氣根本無法發揮，志工連夜做遮陽板，否則診療車如蒸籠或烤爐，會先把人給熱壞了。

為了不忍心拔掉病患的牙齒，醫師們都耐心的採取根治的方法來處理，並且進行衛教工作，甚至志工還到學校去向老師和小朋友宣導，送牙刷和牙膏給他們。

「一個小女孩回家做了一個巧克力蛋糕，專程送來給義診隊，讓大家感動得不得了。」

「天氣太熱，白天不能拔牙，怕血流不止。加上醫療設備簡陋，又缺藥材，所以要晚上氣溫下降，醫師才能進行類似的手術。」黃耀南說。

過去病人若拔牙後出血不止，就打止

痛針，塞棉花於洞孔內然後自行開車到大城市吐溫巴(Toowoomba)去，單程一千公里，要開十幾個小時。

「我們的醫師雖然年輕，卻是小心翼翼的，還有機動組隨時待命，因應各種狀況，感恩一切都順利平安。」

黃耀南和「滷蛋」，開著車在兩地來回奔波，幾天內超過一千五百公里。有些是一望無際，黃沙滾滾的大漠；有些是坑洞難行的河床或顛簸的砂石路，善解的慈濟志工戲稱他們走的是「菩薩道」、「感恩路」。

「加油也一樣，因為氣溫太高，油都汽化了，加油站抽不到油，他們說：你們明天天還沒亮來吧；白天是無法加油的。」

「在路上，我們看見整車去頭去腳的肉品，一問之下，才知道那是袋鼠。不管再怎麼困難，義診隊還是維持素食。」

小超市除了肉，還是肉；找遍全超市，只有半個南瓜。到另一個超市，也只找到半顆高麗菜。最後還是遠到三百公里外的龍瑞奇去，才買到足夠的水和蔬菜、水果。

貼心的師姊，不辭辛苦的帶了大小鍋子和鍋鏟，還有台灣製的「大同電鍋」，負責做出有「媽媽味道」的中國餐，溫暖大家的胃。

酒鬼搗亂，有驚無險

凌晨三點多，一行人在黃耀南家集

合，搭乘澳航噴射客機前往馬特愛沙(Mount Isa)。在這個中北部的城市採購了礦泉水和蔬菜後，再轉搭兩部四人座和六人座的螺旋槳小飛機到更北方的多妹吉。

這是二〇〇三年的四月，第三次內陸義診。兵分兩路：一組到多妹吉；一組到阿爾法。

多妹吉百分之九十是澳洲原住民，少數的白人是老師、護士、警察和麵包店老闆。

在多妹吉，醫院是最漂亮的建築，還有冷氣設備。只是周圍都用鐵絲網圍起來，因為醫院內的醫護人員曾被強暴過。

慈濟義診隊希望能夠採預約看診方式，但是護士微笑搖頭表示不可行。因為原住民沒有時間觀念，說好是「明天」來，他可能過「兩個星期」才來。

那怎麼辦呢？

許多小朋友跑到醫院來好奇的看這些「外國人」，聰明的「外國人」就發台灣糖果給他們，告訴他們請爸爸媽媽來檢查牙齒。雖然沒有預約的看診名單，但是經由小朋友的口耳相傳，牙醫師的工作也沒停過。

許多人看診前會問，是否要付錢？知道是免費時，才安心坐上診療椅。第二天病患越來越多，拔了二十幾顆牙齒，醫師和助理都沒時間用餐。

第三天有一個預約八點的婦人，十點

半才到，很生氣的抱怨爲什麼不是輪到她？

「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抱了一個女嬰來，我們以爲是她的妹妹。」黃耀南說：「後來知道是她的女兒，我們都嚇一跳。」

「醫院是晚上唯一人氣最旺的地方，喝酒鬧事的，都會來報到。」黃耀南說：「第四天晚上，酒鬼又聚集在醫院，眼看要失控了，護士叫我們回去宿舍不要出來。」

義診隊迅速清理收拾後，回到宿舍。一位牙醫山姆(Sam)在醫院內打電話，落單沒有隨隊回去，躲了半小時，聽到酒鬼



當再度回到曾義診過的小鎮，年輕牙醫們通常驚訝地發現小朋友又長大了一點。

叫囂、摔椅子，才衝出來跑回宿舍去。

「不知她們如何安撫和善後……」山姆餘悸猶存。

過去曾有女警勸架被原住民打個半死，送到馬特愛沙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也有原住民送來死嬰，醫院無法救活，群眾憤怒的擊破玻璃洩恨，把護士給嚇壞了，從此再也不敢回來。

是天堂？還是地獄？

「澳洲人口剛剛超出兩千萬人，原住民不到百分之二，政府對他們的照顧和保護實在太周到，太優渥了。」黃耀南說：「但是現階段的原住民有非常大的危機。老一輩的優良傳統、文化和紀律不復存在；而白人的文化和好的生活方式也沒學到。」

多妹吉的學校設備齊全，有游泳池、圖書館、電腦網路……原住民學生從書包、制服到課本，全部免費。進入大學就讀，在分數上有很大的優惠，學費和生活費也由政府負擔。

可惜的是原住民不懂得去珍惜政府對他們的福利，反而濫用特權，不知自愛。

曾在南非住過十幾年的黃耀南，把南非黑人的照片給他們看，澳洲原住民嘖嘖稱奇。因爲同樣是黑人，長相和穿著卻有很大的不同。

「南非很窮，政府給一點救濟金，黑人就感恩得不得了；這裡的黑人，他們認爲白人剝削他們，所以政府給的福

這群慈青牙醫們總能逗孩子們開心。



有人在樹下露宿或掛幾片破塑膠布棲身。平常不見人影，下大雨時，才會湧進村子裡去。

「剛來時，慈青告訴我：原住民不必工作，就有福利津貼，說這裡是天堂；三天以後，他們告訴我，這裡簡直是地獄。」黃耀南說。

利，他們認為理所當然。」黃耀南說：「曾經政府蓋木造新房子給他們，他們一把火就燒個精光。」

酗酒成性是原住民最大的問題所在。曾有一個白人在此開設酒吧，「生意好得不得了」！二十四小時都不能打烊，經營者無法休息。酒吧也成為醉鬼打架滋事的戰場和免費旅館。

最後連警察都受不了，政府下令酒吧不准營業，也不准在村內喝酒，打架鬼混才漸漸止息下來。

不准在村子裡喝酒，那就在村外喝，因此村子外的河邊酒瓶就堆積如山，更

從多妹吉回來，因為班機的緣故，必須在馬特愛沙過一夜。這是一個採礦的小鎮，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在地底下生活。男與女的比例是八比一，男人在當地娶不到老婆，所以很多都娶外籍新娘。

義診隊投宿在馬特愛沙唯一的一間賭場，當用過餐從餐廳回房間時，許多礦工都對著慈青吹口哨，因為他們從沒看過那麼漂亮的東方女孩子。

《未完，下期續》